



「法」儒勒·凡尔纳 著
「青少年成长必读经典书系」编委会 主编

神秘岛

一部讲述荒岛求生的故事



本书是“科幻小说之父”凡尔纳著名的科幻三部曲的第三部。
小说情节波澜起伏，险象环生，神秘莫测，充满广博的科学知识。

依据教育部2011版《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》编写

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 | 专家审定

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

阅读导航

儒勒·凡尔纳，1828 年生于法国西部海港南特。其父是位颇为成功的律师，一心希望儿子能子承父业。但是凡尔纳自幼热爱海洋，向往远航探险。11 岁时，他曾志愿上船当见习生，远航印度，结果被家人发现并接回了家，父亲严厉的责罚使得凡尔纳暗下决心：“以后只躺在床上，在幻想中旅行。”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童年的经历，客观上促使凡尔纳一生驰骋于幻想之中，创作出如此众多的著名科幻作品。他的主要成就是一套总名为《在已知和未知世界中的奇妙漫游》的科学幻想和冒险小说。著名的三部曲《格兰特船长的儿女》、《海底两万里》和《神秘岛》是其代表作。《八十天环游地球记》是凡尔纳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。其他重要作品还有《气球上的五星期》、《地心游记》、《从地球到月球》等。

《神秘岛》主要描写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，五名北军俘虏乘坐气球逃离里士满，中途遭遇风暴被抛到太平洋的一个荒岛上的故事。他们团结互助，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过人的毅力，在小岛上顽强地生存下来，建立起幸福的生活。最后他们登上格兰特船长的儿子罗伯特指挥的邓肯号游船，重返祖国的怀抱。小说情节波澜起伏，人物栩栩如生，在惊心动魄的故事中融合着广博的科学知识，同时热情讴歌了人类投身自然、改造自然的意志和坚韧不拔、不畏强暴的品质，洋溢着强烈的追求自由的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。

总之，相信读者对这部著作充满了期待，让我们赶快一起去领略它的风采吧！

目 录

- 第一章 逃生后小岛遇险 / 1
- 第二章 小岛对岸的陆地 / 10
- 第三章 第一顿美餐 / 16
- 第四章 故人重逢 / 21
- 第五章 史密斯先生得救之谜 / 28
- 第六章 第一次远征 / 33
- 第七章 寻找新住处 / 43
- 第八章 第二次远征 / 54
- 第九章 发现达报岛 / 65
- 第十章 第三次远征 / 73
- 第十一章 达报岛上的神秘野人 / 82
- 第十二章 和“飞快号”上的海盗作战 / 93
- 第十三章 “飞快号”沉船之谜 / 103
- 第十四章 和林肯岛上的海盗作战 / 112
- 第十五章 神秘人物出现 / 129
- 第十六章 火山爆发返回故乡 / 143

在可怕的飓风中飞行的神秘气球，等待它的命运将是什么呢？

1865 年春天，一场从东北方向刮来的骇人飓风令人久久难忘。

3 月 18 日那天，这场风暴已初见端倪。在持续刮了一星期后，大风像一头被激怒的雄狮不停地吼叫。它从北纬 35 度方向开始肆虐，然后往南斜穿过赤道，一直横扫到南纬 40 度。大风所到之处，城市、房舍、街道、树木、田地无一幸免，死伤者更是不计其数。

被这场飓风一路裹挟的有一只氢气球，这只氢气球现在完全是这场飓风的俘虏。它下面挂有一个悬篮，里面载着 5 名逃难者和一只叫托普的小狗。

3 月 25 日下午，这只可怜的氢气球被吹送到了广袤的太平洋上空。看情形，它来自非常遥远的地方，在空中飘了不少时间，这场大风已经以每小时 90 英里的速度带着这个氢气球走了 5 天。

当悬篮里的遇险者知道下面是一片汪洋大海时，便毫不犹豫地把武器、弹药、粮食，甚至是最有用的东西统统扔掉。他们得尽可能地减轻气球的重量，同时又尽量设法不让气球里的氢气泄漏半点儿。氢

气一旦泄漏的话，他们就会永远沉睡在这无边无际的大海深处。

尽管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防止氢气泄露，但气球在距海面约 4500 英尺的高空中飘浮几小时后，还是逐渐瘪了下去，降到了离海面约 500 英尺的地方。此时他们已经毫无办法。唯一能做的便是祈求上帝来拯救他们。

突然，小狗托普“汪！汪汪！”地叫了几声。

“快看！托普发现了什么？”一个人大声地喊道。

“陆地！是陆地！”另外一个人用颤抖的声音回答。

不幸的是这时刮来了一阵空气涡流，这阵涡流并没有将气球带向海岸，而是卷裹着气球沿着与海岸平行的方向前行。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唯一获救的希望眼看要破灭了。两分钟后，气球终于脱离了这阵涡流，落在了离海岸约 20 英尺处的沙滩上。

人们彼此搀扶着从悬篮里走出来，气球因重量骤减，随着一阵风飞去，很快便消失在空中。

几个人缓过神来后，才发现托普和它的主人都不见了。显然，他们是在气球遭遇涡流时，因接近海面而被跃起的海浪卷走了。四位遇险者大声地呼喊失踪者的名字，而且他们坚信他一定是在奋力地游向海岸。

故事到这里，我们就有必要交代一下这 5 位逃难者的身份和名字了。他们既不是专业的气球驾驶员，也不是业余的空中探险旅行爱好者，我相信他们的身份足以让读者们大吃一惊：他们是一群战俘。

这事得从美国南北战争说起，当时里士满是南方联邦的要塞弗吉尼亚的首府。尤里斯·格兰特是北方联盟的一位将军，1865 年年初，他率领部队包围了里士满，并打算出其不意地攻占里士满，但是没有

成功。更为遗憾的是，格兰特将军手下的几位军官落在了敌军手里，被囚禁在城内。其中最突出的一位是联邦参谋部的赛勒斯·史密斯，他是马萨诸塞州人。在战争期间，政府曾委派他负责当时在战略上极其重要的铁路的管理工作。他是一位地道的北方人，四十五岁左右，头发和胡子都已灰白，但两眼炯炯有神，表情总是很严肃，他显然是一个激进派的学者。他心灵手巧，肌肉显得非常强壮，是一个活动家，同时又是一个思想家。他热情乐观，任何一件事都难不倒他。他见多识广，善于随机应变，在任何紧要关头，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，有着无限的信心和坚强的毅力。这三个条件使他永远是自己的主人。他常常引用 16 世纪奥兰治的威廉的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：“即使已经没有成功的希望，我也能够承担任务，坚忍不拔。”赛勒斯·史密斯就是勇敢的化身。他参加过南北战争的各次战役。自从他在伊利诺斯州自愿投效尤利斯·格兰特麾下以来，曾在巴丢卡、柏尔梦特、匹兹堡、堪萨斯等地作战，在围攻科林斯、吉布森港、黑河、差坦诺加、魏尔德涅斯、颇陀马克等地的战役中，始终是勇猛善战的，史密斯有好几百次几乎成为阵亡将士。但是，在这些战斗中，直到在里士满战场上受伤被俘以前，他一直很幸运地平安无事。

与史密斯被俘的同时，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也落到南军手里。就是《纽约先驱报》的通讯记者吉丁·史佩莱，他是奉命跟随北军负责战地报道的。吉丁·史佩莱在英、美新闻采访员当中，也是一位有名的人物，是第一流的记者：他是一位精明强干、体力充沛、办事敏捷、善于开动脑筋的人；他环游过世界各地；他是一个战士，也是一个艺术家；他在谈话时很热情，行动时很坚决，既不怕累，也不害怕危险；他是一位浑身是胆的战地记者，惯于在枪林弹雨中写稿，危险对

于他来说，就是最好的报道资料。他参加过各次战役，每次都在最前线，一手拿着左轮枪，一手拿着笔记簿；葡萄弹从来也没有使他的铅笔颤抖；他绝不像有些人没话找话说，而总是不厌其烦地发着电报；他的每一篇报道都很简短有力、明确而能够说明要点。此外，他还很幽默。黑河的战事结束以后，决心不惜任何代价独占电报局窗洞的就是他。他在向他的报刊报道了战役的结果以后，接着就拍发圣经的前几章，一共拍了两个钟头之久，虽然花费了两千美元，但《纽约先驱报》却首先登载了这个消息。吉丁·史佩莱身材高大，四十来岁。淡红色的胡须围绕着他的面庞。他体格健壮，能够适应各种气候，好像一根在冷水中淬硬了的钢筋。

吉丁·史佩莱担任《纽约先驱报》的通讯记者已经有十年了。他不但文笔美妙，并且精于绘画，他的通讯和插图大大充实了报刊的内容，他被俘的时候，还正在描写战役和画素描，他的笔记簿中的最后一句是：“一个南军正拿枪对着我，但是……”然而那个南军的兵士并没有打中吉丁·史佩莱，他一向是幸运的，在这次事件中也没有受一点伤。

赛勒斯·史密斯和吉丁·史佩莱过去只是互闻其名而没有见过面，他们一起被押送到里士满。工程师的创伤很快就痊愈了，在养伤期间他认识了这位通讯记者，他们一见如故。这两个美国人一开始就想找机会逃跑；不久以后，他们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想法——逃回格兰特的军中，为了联邦的统一而继续战斗。虽然他们能够自由地在市镇里溜达，但是里士满戒备严密，逃脱似乎是不可能的。在这期间，史密斯遇到了一个昔日的仆人，他是一个愿意为史密斯竭尽忠诚的人。他是一个黑人勇士，是在工程师家里出生的，他的父母都是奴隶。但

是，史密斯在信仰上和道义上都反对奴隶制，因此早就让他自由了。这个曾经当过奴隶的人，虽然得到了自由，还是不愿意离开他的主人。他情愿为他的主人去死，他大约有三十岁，强壮、活泼、聪明、伶俐、和顺，有时还有点儿天真，平时总是一脸高兴，勤恳而诚实。他的名字叫做纳布加尼察，但他已经习惯让人们简称他为纳布了。

纳布听到主人被俘的消息，就毫不犹豫地离开了马萨诸塞来到里士满，凭着他的机智，冒着生命危险，前后二十多次终于潜入了被围的城市。史密斯瞧见纳布时的喜悦和纳布找到主人的高兴，那是难以形容的。纳布虽然能够进入里士满，但要想再溜出去就不那么容易了，因为北军战俘被看守得非常严。要想顺利地逃跑，除非遇到特别的机会！这种机会不但不会送上门来，而且是很难得的。

在这期间，格兰特将军还在继续作战。他以沉重的代价赢得了匹兹堡战役的胜利。然而在里士满战线上，他和巴特莱部队联合进攻还不能取得胜利，因此战俘们想要早日获得释放是没有什么希望的。在这枯燥无味的囚禁生活中，没有一点儿值得记述的事情，通讯记者再也不能忍耐了。他那一向灵活的头脑只想着一件事——怎样能够不惜任何代价逃出里士满。他尝试了几次，但都被不能克服的障碍阻挡住了。如果说战俘急切要逃回格兰特的军中，那么，被围的人也迫切希望和南军取得联系，其中约拿旦·福斯特就是南军中的一个热切希望如此的人。

被俘的北军将士固然不能出城，而南军也同样不能离开，因为他们都被北军包围了。里士满的总督很久没能和李将军取得联系了，他很想把当地的情况告诉李将军，以便迅速得到援兵。于是约拿旦·福斯特就建议利用氢气球越过包围圈，直达南军的兵营。总督批准了这

个计划，造了一只氢气球供福斯特使用，另外还派了五个人做他的助手。他们携带了降落时自卫用的武器，并准备了干粮，以备航程延期时食用。气球预计在3月18日起航。起飞必须在夜间进行，还要有和缓的西北风，据飞行员的估计，他们在几个钟头之内就可以到达李将军的军营了。但是，刮的却不是什么和缓的西北风，从18日起它分明已经变成飓风了。风暴很快就猛烈起来，福斯特只好延期动身，因为大家是不能在这种险恶的天气里冒险的。氢气球灌足了气，放在里士满的一个广场上，只等风势稍弱，就要起航。困守在城里的人盼望着暴风缓和的心情是不难想象的。

3月18、19日两天过去了，天气并没有什么转变。拴在地上的气球被狂风猛烈地吹着，冲过来撞过去，甚至要保护这个气球都很困难。19日的夜晚过去了。第二天早上暴风加倍猛烈，气球更不可能起飞了。

那天，工程师赛勒斯·史密斯在里士满的一条大街上，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喊住了。这是一个水手，叫潘克洛夫，年纪三十五岁到四十岁，体格强壮，皮肤晒得黝黑，眼睛炯炯有神，很英俊。潘克洛夫是北方人，他航遍了各大洋，参加过几乎不可能的探险，所以他遇到过的危险是人们无法想象的。可想而知，他是一个勇敢的家伙，敢作敢为，什么也吓不倒他。年初的时候，潘克洛夫有事到里士满来，他带着一个新泽西的男孩子，这是一个船长留下的孤儿，才十五岁，潘克洛夫像对待亲生儿子似的爱护他。在围城以前，他没能离开这座城市，等到发觉被围在城里的时候，他感到十分懊丧。但是他从来不肯向困难低头，因此他决定要想法子逃出去。他听说过这位工程师军官的大名，他了解这位坚强的男子汉在囚禁中的苦闷，于是直截了当地

向工程师招呼道：“史密斯先生，你在里士满待够了吗？”

工程师呆呆地看着对他说话的人，对方又低声补充了一句：“先生，你打算逃跑吗？”“什么时候？”工程师连忙问道，这句话显然是脱口而出的，因为他还没有看清楚这个跟他说话的陌生人是谁。但是当他用敏锐的眼光打量了一下水手爽朗的面孔之后，他就确信对方是一个诚实的人。

“你是谁？”他简短地问道。

潘克洛夫作了自我介绍。

“好吧，”史密斯回答说，“你打算用什么法子逃出去呢？”

“用那只气球，它在那里也没什么用处，我看它正是为我们预备的……”

水手的话没有说完，工程师就明白他的意思了。他抓住潘克洛夫的胳膊，把他拉到自己住的地方去。在那里，这位水手说出了他的计划。计划倒是十分简单，除了生命危险以外，什么危险也没有。当然，飓风的威力正大，但是，像赛勒斯·史密斯这样精明强干的工程师是完全懂得怎样操纵气球的。假如潘克洛夫对飞行技术正好像对航海一样熟悉，那么他一定早就毫不犹豫地带着他的小朋友赫伯特出发了。

史密斯听了水手的话，显得很激动。盼望已久的机会终于来到了——他绝不是错失良机的人。这个计划是可以实行的，但必须承认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夜间虽然有岗哨，但是他们还可能走近气球，潜入吊篮，然后割断系住吊篮的绳索。当然，他们也有可能被打死，但另一方面，他们也有成功的希望。要是没有这场风暴多好啊！——不过话要说回来，要是没有这场风暴，气球早已起航了，这个千载难

逢的机会也就不会出现了。

“我不只是一个人！”史密斯最后说。

“你要带几个人？”水手问道。

“两个人。我的朋友史佩莱，还有我的仆人纳布。”

“那就是三个人，”潘克洛夫说，“连赫伯特和我一共是五个人。气球能载六个……”

“那就行了，我们一定要走。”史密斯坚决地说。

“那么，今天晚上，”潘克洛夫说，“大家都到那里集合。”

“今天晚上十点钟，”史密斯回答说，“但愿上天保佑，在我们离开以前，风势不要减弱。”

潘克洛夫辞别了工程师，回他的寓所去了。年轻的赫伯特·布朗还独自留在那里。这个勇敢的少年知道水手的计划，焦急地盼望着向工程师提议的结果。这五个意志坚决的人就这样打算在暴风中碰碰运气了！

这一天是不好过的。工程师只担心一件事，担心那系在地面上的气球在大风猛烈地撞击下可能被撕成碎片。他在空旷无人的广场上踱了几个钟头，看着这个飞行工具。潘克洛夫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，他双手插在衣袋里，好像设法消磨时间似的，不时打着哈欠，但是实际上也像他的朋友那样，十分担心气球会损坏，风会刮断它的绳索，把它刮到天空中去。天晚了，夜色非常昏暗。大雾像乌云一般弥漫在地面上。天空同时下着雨和雪。天气非常寒冷。浓雾笼罩着里士满。强烈的风暴似乎在攻和守的双方之间造成了休战状态，大炮的声音在怒吼的狂风中一点儿也听不到了。城市的街道上不见人影，在这么恶劣的天气里，官方似乎没有想到会丢失气球，因此觉得没有必要在广场

上设岗。这一切都是俘虏们脱逃的有利条件，但是，他们在狂风暴雨中所做的冒险尝试最后会怎么样呢？

“天气真坏！”潘克洛夫喊道，他一拳压住了头上那顶要被风刮走的帽子。“但是，我们还是会成功的！”

九点半钟，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从不同的方向来到广场，大风吹灭了汽灯，广场上一片漆黑。连那几乎被吹倒在地上的大气球也看不见了。网索是系在沙囊上的，而吊篮却是单独用一根结实的钢缆穿在便道的一个铁环里。五个俘虏在吊篮旁边会合了。他们没有被人发现，由于天色昏黑，甚至他们彼此都互相看不见。

史密斯、史佩莱、纳布和赫伯特一言不发地在吊篮里各自坐了下来，潘克洛夫按照工程师的指示把沙囊一一解开。只花了几分钟的工夫，水手就回到他的伙伴们身边来了。系着气球的只剩下一根钢缆，只要工程师一声号令就可以起飞了。就在这时候，突然有一只狗跳到了吊篮里来。原来是工程师的爱犬托普。这忠实的畜生挣断链索，赶上了它的主人。工程师怕这分外加的重量会影响他们的上升，想打发它走。“可怜的畜生！就多它一个吧！”潘克洛夫一面说，一面把两袋沙土扔了出去，减轻了吊篮的重量，然后解开钢缆，气球斜着往上升去，由于起势猛烈，吊篮在两个烟囱上碰了一下，然后才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第二章

生还者又累、又冷、又饿，当务之急是尽快
找一处安身之所，他们到底会在哪里安家呢？

“往前走！”记者史佩莱喊道。

顾不得劳累和饥饿，他们便开始寻找被海浪卷走的工程师史密斯和托普。史密斯是在海岸北面失踪的，距他们着陆的地方大约有半英里远。当时已是傍晚6点钟，暮色加上浓雾，四周昏暗而又凝重。他们在寸草不生的沙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北走去，以寻找他们失踪的伙伴。

“史密斯先生！”他们一边走，一边高声喊叫。但除了澎湃的海水声和波涛的轰鸣声，没有任何的回应。他们走到海角的尽头，又沿着遍地沙石、崎岖的道路另一边走，他们一路高喊，依然没有任何回声。这只是一个全长不到两英里的小岛，宽度就更窄了。他们有些绝望了，心中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，不仅为工程师史密斯，更为他们自己。

3月25日清晨，太阳从海面上升起，似乎经过海水的冲刷和暴风的洗礼，显得格外明亮。浓密的大雾在阳光的驱散下逐渐消尽，他们才发现在小岛的对面有一片广阔的陆地，中间横着一条水流湍急的约

半英里宽的海峡。

突然，“扑通”一声，一个人猛然扎进了水流中，原来是急于寻找主人的纳布。同伴们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注视着纳布，半个小时后，纳布游到了对岸，在一处峭壁下落脚，他使劲儿抖了抖身上的水滴，然后拔腿就跑，很快便消失在了一个岩石结构的沙嘴后面。

余下的人开始将目光洒向那片他们即将要寻求庇护的陆地。海岸的陆地形成一个宽阔的小港湾，一直往南延伸，直抵一个尖尖的沙嘴，上面显得十分荒凉，不见半点草木。海岸迂回曲折，从西南弯向东北。陆地近处是一片海滩，海滩由沙砾组成，上面布满了大小、形状各异的黑石头；稍远处一道垂直的花岗石峭壁突兀而起，好像是一座人工凿成的断崖；在那座断崖的后面，是一片葱郁的树林。这片土地是一个孤岛还是和大陆相连，还很难说。

三个钟头后，退潮了。海峡的大部分都露了出来，是一片凸凹不平的沙滩，布满了大小、形状各异的灰黑色的石块。这时，小岛和对岸的陆地之间只有一条很窄的水道，似乎不是太深的样子，完全可以徒步渡过去。

吉丁·史佩莱和他的伙伴们脱去衣服，捆起来顶在头上，小心翼翼地迈进狭窄的水道，几分钟后，三个人都顺利抵达了对岸。

到岸边后，他们便进行了分工：记者吉丁·史佩莱去找纳布，潘克洛夫和赫伯特在原地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。

史佩莱顺着几小时前纳布所爬过的方向攀上悬崖，他急于知道朋友的下落，就加快了步子，急匆匆地绕过峭壁的拐角就不见了；水手潘克洛夫和赫伯特商量着先找点儿吃的，再找个能够安身的山洞。

右边的悬崖高达三百英尺，是一片坚实而陡峭的花岗岩，因为波

涛难得冲到它下面，加上没受到海水侵蚀，所以连一点儿容身的裂缝都没有。

无数的海鸥在悬崖顶上唧唧喳喳地盘旋着，它们长着又扁又长的尖嘴，叫个不休。海鸥的肉是难以下咽的，甚至连它们的蛋也是腥臭难闻的。

他们又向左走了几步，发现了一堆上面覆盖着海藻的乱石。在这些岩石和又湿又滑的海藻之间，到处是蛤蜊。饿着肚子的人见了，不会轻易放过。赫伯特喊了一声潘克洛夫，水手连忙跑过来。

“啊，太好了！这些都是贻贝吗？”水手喊道，“可以不用考虑那些又腥又臭的鸟蛋了！”

“不是贻贝，”赫伯特一面回答，一面仔细观察岩石上的那些软体动物，“是石蛭。”

潘克洛夫是绝对相信赫伯特的话的，这个少年不但热爱生物学，而且还很精通。

“它们一定很好吃吧？”潘克洛夫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些紧粘在岩石上的东西问道。

“美味极了！”赫伯特轻快地答道。

“那我们就开始吃吧？”潘克洛夫的胃已经承受不住这些两端浑圆的东西的诱惑了。

他们一阵狼吞虎咽，味道很辣，不加任何作料也非常可口。他们吃过这些石蛭后感觉嗓子里像着了火一样。他们又捡了一些石蛭，装满了浑身的衣兜。接下来，他们迫在眉睫的任务就是寻找淡水资源。

潘克洛夫想了想，喊道：“赫伯特，请跟我来吧。”

原来潘克洛夫在登岸时就注意到几百步外的地方有一个狭窄的山

口，他认为那可能是一条河或小溪的出口，那地方应该是有淡水的。

走了大约两百步，便到了山口，这里的石壁好像是由一把巨大的斧头劈开似的，石壁底下有一股清澈的溪流缓缓流淌着，水流宽达一百英尺，两岸不到二十英尺高。河水在花岗石的夹壁间流得非常急。石壁俯临河口，然后，河身突然拐了个弯儿，消失在半英里以外的矮树林中了。

潘克洛夫迫不及待地蹲下尝了尝那股水流——清凉而甘甜，他们决定将这条溪流命名为“感恩之河”。“啊，棒极了，看来老天真是保佑我们啊！这里有水，那里有我们需要的柴火！”潘克洛夫说，“只是我们还少一个住的地方。”

到处都是平滑陡峭的石壁，哪里有栖身之处！但坚强的他们是不会轻易向困难低头的，这些在他们所经历的困难中是微不足道的。在乐观者心中，他们永远都是困难的征服者！

他们经过一番寻找后，在河口稍高的地方，看到了一大堆岩石，这些高大的岩石堆挤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天然的“石窟”。潘克洛夫和赫伯特钻进岩石堆，沿着沙路一直往里走，里面有些岩石非常平坦。好像这个地方早已知道他们要到来，特意给他们安排好了一切似的。阳光可以从石缝照进来，所以这里的光线并不很暗；不但阳光，风也钻了进来；随着风，外面的寒气也透进来。如果用沙石或树枝把一部分石缝堵住，“石窟”是可以居住的。

“孩子，我们有活干啦！”潘克洛夫愉快地说，“要是我们伟大的工程师史密斯先生在这里的话，他一定会好好设计这个‘石窟’的。”

“我们准会找到他的，潘克洛夫，”赫伯特大声说，“等他回来时，一定要让他在这里瞧见一所像样的住宅。如果我们在左边通道里生

火，再留个洞口出烟，那就行了。”

“那好办，孩子，”水手答道，“‘石窟’够我们用的了。我们动手吧，可是首先要去弄些木柴来。我觉得可以用树枝来堵塞这些石缝，要不然风吹进来就像鬼叫似的。”

赫伯特和潘克洛夫离开“石窟”，转过拐角，爬上河的左岸。这里水势非常湍急，一棵枯树顺流被冲下来。这启发了聪明的水手：可以利用潮水的涨落来运送较重的东西。

约一刻钟后，潘克洛夫和赫伯特来到河流向左弯曲的拐角处。在这里，河水流过一片美丽的森林。虽然已是秋天，这些树木还保持着郁郁葱葱的颜色。当他们在深草丛中走过时，枯枝在他们脚下发出鞭炮一样的响声。

“孩子，”潘克洛夫对赫伯特说，“虽然我不知道这些树的名字，至少我们可以把它叫做‘柴树’，眼前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它。”潘克洛夫甚至觉得这里的木柴足够他们连续烧上一百年的。

“我们多弄点儿回去吧。”赫伯特一面回答，一面就动手收集起来。

收集木柴毫不费力，满地都是枯枝，他们甚至不必到树上去折。他们决定利用河水退潮时将这些枯枝运回“石窟”。他们在河畔草丛里又找到大量枯枝和几根粗粗的木头，用藤子把它们绑在一起，造成了一只木筏。他们把捡来的木柴都堆在上面，这些木柴二十个人也搬不完。一个钟头后，工作就完成了，木筏系在岸边，只等退潮了。

离退潮还有几个钟头，潘克洛夫和赫伯特商量，决定爬上高地去，看一看周围更远的景物。这片土地看起来很肥沃，风景也很好。虽然他们很难想象出他们未来的命运如何，也不知要在这个岛上待多